

辰州傩戏音乐形态的张力^①

舒 达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0)

摘要:辰州傩戏(又称土家傩堂戏)现存于湖南湘西土家族地区,是一种介于湘西古老的原始戏剧(以毛古斯为代表)与现代戏曲之间的原始戏剧形态,是戏剧进化时期遗存下来的“活化石”。傩戏形式有傩堂正戏、大戏和小戏之分,音乐曲调古朴,地方特色浓厚,富于原始性张力、世俗性张力,及神秘性张力。

关键词:辰州傩戏;音乐形态;张力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5-0156-03

On the Music Morphological Tension of Chenzhou Nuo Drama

SHU Da

(Music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0)

Abstract: Chenzhou Nuo Drama (or called Tujia Nuo Drama) is an ancient form of dramas in the Tujia area, west Hunan. It is a drama morphology between the primitive dramas (represented by Mao Gu Si) and modern dramas, and it is called the “living fossil” remained down the drama evolution. The music melody of the Nuo Drama, which includes positive play, drama and playlet, is primitive and simple, and full of primitive tension, secular tension and mysterious tension with strong local properties.

Key words: Chenzhou Nuo Drama; music morphology; tension

辰州傩戏(又称土家傩堂戏)现存于湖南湘西土家族地区,是一种介于湘西古老的原始戏剧(以毛古斯为代表)与现代戏曲之间的原始戏剧形态,也是一种有着浓厚宗教色彩的地方戏剧,是戏剧进化时期遗存下来的“活化石”。^[1]傩戏形式有傩堂正戏、大戏和小戏之分,音乐曲调古朴,地方特色浓厚。《洗罗裙》、《捡菌子》、《卖纱》等等诸多民间小戏也走入傩坛。促使辰州傩戏的音乐形态步入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从原始性、世俗性、神秘性三个角度对其音乐张力进行分析。

一、辰州傩戏的原始性张力

傩坛正戏,是初级阶段的傩戏形式。傩坛正

戏为辰州傩的法师程序,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简单的故事情节图解法事内容。^[2]它的主要特点,是由巫师还傩愿的娱神酬神歌舞发展而来,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因此,它的音乐形态脱胎于楚风巫歌的唱腔,其旋律和节奏虽简单,但音乐形象已渐鲜明,行当已成形,唱腔结构已渐严谨。其结构虽保持巫歌原始风貌,但又向戏曲声腔进化,因此,音乐形象鲜明的傩坛正戏,具有原始性张力。

傩坛正戏通过长期传唱,其唱腔有了较为固定的结构形态。我们从大量现存的辰州傩戏唱腔中发现,这些曲调都从某一巫歌母体所衍生,虽然程式化了,但仍然未脱离其原始形态的性质。

① 收稿日期:2010-07-17

作者简介:舒达(1964-)女,土家族,湖南沅陵人,湖南工业大学音乐学院教师,国家二级演员,主要从事声乐表演、作曲与理论研究。

如巫歌《交际科》:



再看《姜女范郎对唱调》:



以上两首曲牌皆流行于湖南省沅陵县七甲坪一带。巫歌“交际接驾”是傩坛法事的一种，其内容是：巫师向傩坛神祇报告，天兵天降已到，本巫师正在接驾，将在傩坛安营扎寨，为还傩愿的东家镇邪除魔。而《孟姜女》则是较为成熟的傩堂大戏，其中《姜女范郎对唱调》是由男女二人对唱的，因为情节有了曲折，二人载歌载舞，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情绪。不难看出，唱腔《对唱调》的原型明显脱胎于《交际科》。两首曲子的主要乐汇都是由“、、=”三音组成，《交际科》表达了虔诚、平和、神圣；而《对唱调》略有变化，形成了急促、诉说，一争高下的风格，但最后的拖腔也表达了心存善意的韵味，优柔绵长，极为动听。分段锣鼓的位置二者相同，都用《都府板》锣鼓。开头的调式完全一样，只是结尾处，前者重复，后者上扬，并充分表达了鲜明的个性，其音乐形态张力也十分突出。所以，辰州傩戏客观表现出来的音乐形态，是它们的音乐思维对楚风巫歌的一脉相承。基本乐汇、乐句结构、句式分解，乃至调式、旋律、节奏等组成曲调的基本要素，无不是原型祭祀巫歌本身音乐因子在量上的变化。虽然取代了巫师的信口言唱，以及无明显感情色彩的东西，但这些曲调在表现手法上没有产生质变，始终使大批辰州傩戏音乐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巫歌原始形态。

二、辰州傩戏的世俗性张力

楚风巫歌，一般是一唱到底，很少道白，具有说唱音乐的特性，唱词结构通常是七字对偶句式，很像多段词的叙事体民歌。^[3]但巫歌不是神话中的“仙音”，它同样生存于世俗社会之中，巫师傩人大多是从事农耕式小手工业生产的半职业神职人员，常年生活、活动在社会底层，吸取了不少人们熟悉的民间音调。所以，辰州傩戏从带有浓厚的乡音情趣的巫歌之中，很容易寻觅到世俗音乐的影子和民间曲调的借用。当然，在傩戏这个总的大背景下，世俗音乐的进入，一旦走上神坛，那么，就会与傩的威仪融为一体，形成其音乐形态的世俗性张力。比如《观花教子》：



第二段歌词，“半天云中吊口钟，你猜是一朵什么花？半天云中吊口钟，我猜是一朵梧桐花。老子打断儿的腿，你猜是一朵什么花？老子打断儿的腿，那乃是一朵笋子花。乡里姑娘爱什么花？乡里姑娘爱戴花，摘得脱，树上花。街上姑娘爱什么花？街上姑娘爱绣花，摘不脱，雕的花。”很明显，以上调式从沅陵民歌体曲牌《盘花》中脱颖而出。该曲调流传甚广，大众喜闻乐见。其音乐形象鲜明活泼，节奏明快，张弛有度。也正是因为这种音乐形态的存在，很多辰州傩堂小戏得到广大民众喜爱。可见，其音乐形态的世俗性张力是很重要的特点。

三、辰州傩戏的神秘性张力

辰州傩戏已具有了较为完善的声腔系统。其音乐形态更是一座曲调丰富、色彩多样、容量庞杂的民族音乐宝库。就音乐本质而言，傩戏继承了楚巫音乐的优良遗产，保持了浓郁的巫风祭祀特色，是我国戏曲音乐体系中自成一格的古老声腔。另外，傩戏最重要的艺术特征，就是戴傩面具进行表演。

戴傩面具表演成了傩戏造型艺术的重要手段，面具也是傩戏最为重要、最为典型的道具。演员佩

戴面具是傩戏区别于其他戏剧的重要特征。戴傩面具这种形式首先就给傩戏表演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就有了它特有的神秘性。无论中外,“巫音”的概念在面具出现的时代即已产生。“傩”是“巫”的高级阶段,傩坛中各种法器,如牛角、柳旗、师刀、法铃与傩人的歌唱,都属于巫音范畴。其中,傩人的巫歌最具有召神驱鬼的功能。由傩坛酬神歌舞演化成戏剧后,这种召神驱鬼的特质就被保留下来,而且放大了这种神秘性。这就使得辰州傩戏音乐形态的神秘性张力得到延续和发展。

如《孟姜女》戏中的《阴调》:



扮演孟姜女的演员在唱这句《阴调》时,舞台烟雾朦胧,灯光摇曳,无数鬼神面具在后台晃动,一块黑色的天幕在空中断裂,并坠落下来。这时锣鼓激烈,唢呐哽咽。气氛异常夸张,在这种强烈的氛围衬托下,其音乐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其实,这只是一个寄托,形成十分抽象的超逸形式并夸大其神秘性。尤其是“感谢神灵”四个字的高腔唱法,充分表达了其音乐形态张力形象,人物的情感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这种音乐形态的神秘性是一种具有超逸意义的形式美,它比直接装神弄鬼的低俗显得

更为高尚,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再则,曲调中的过门显得平稳与流畅,相同的音节多次重复出现,呈现出先人的苍凉感、风霜感和悲苦感。所以,上述《阴调》曲目忠实地运用了土家族传统音乐型四分音符句式节奏为骨架,以土家族民歌中“同音交替重复”的旋法特点为肉体,遵循着土家族巫歌的音乐逻辑,组成了辰州傩戏音乐形态神秘性张力极强的《阴调》,刻划出一位古今传颂的孟姜女形象。

辰州傩戏音乐经历了三部曲:巫歌——傩坛正戏腔——傩腔。^[4]考察表明,辰州傩戏的孕育发展乃至成型,从形式到内容,无不与楚风巫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当地许多地方剧种(如辰河戏、祁剧、阳戏、花鼓戏等等)的老祖宗,能保存至今,是一份不可多得,也是难以再生的文化遗产。辰州傩戏涵盖了民族民间政治、历史、民族、宗教、考古、语言、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内容,它的仪式、唱本是进一步进行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人类学研究文本。

参考文献:

- [1] 吴兆丰.湖南戏曲音乐集成之大庸市卷 [M].长沙: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6.
- [2] 楚德新.傩堂戏 [M].长沙: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221.
- [3] 周志家.傩堂戏之唱腔 [M].长沙: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225.
- [4] 龚由青.辰州傩戏音乐 [M].长沙: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286.

责任编辑 李珂